

紅樓夢大觀

馮其庸
周策縱
周汝昌
唐德剛
等著



國際《紅樓夢》研討會編委會
香港《百姓》半月刊編輯部 合編

馮其庸 周汝昌
周策縱 唐德剛
等著

紅樓夢大觀

國際《紅樓夢》研討會論文選

《紅樓夢》大觀

——哈爾濱國際《紅樓夢》研討會論文選

作者：馮其庸 周汝昌

周策縱 唐德剛 等

編者：國際《紅樓夢》研討會編委

香港《百姓》半月刊編輯部

合編

執行編輯：孫念祖

出版者《百姓》半月刊

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一二八號

希雲大廈5字樓F座

電話：五——七七二六五一

總經銷：《百姓》半月刊營業部

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一二八號

希雲大廈5字樓F座

電話：五——七七〇二二二

封面設計：尊子

封面題字：唐鴻

定價：港幣三十八元正

出版日期：一九八七年九月



■哈爾濱國際《紅樓夢》研討會主席台。



■海內外著名紅學家。自左至右：唐德剛（美）、伊藤漱平（日）、周縱策（美）、端木良（中）、馮其庸（中）、柳存仁（澳）。

■出席「研討會」代表正在參觀「紅樓夢博覽會」的陳列展品。



■圖右為「研討會」海外主席周策縱教授。圖左為大會主席助理、哈師大張錦池教授。

周序：《紅樓》二問

周策縱

——哈爾濱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選集序

一九八六年六月，中國哈爾濱師範大學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，共同舉辦了哈爾濱國際《紅樓夢》研討會。這是繼一九八〇年六月在陌地生威大召開的首屆國際《紅樓夢》研討會之後的又一次會議。從這兩次會議所宣讀的論文，都可看出，最近幾年來，紅學研究的範圍和主題，都越來越廣和越深了；也更引起了中外學者和一般讀者更多的注意了。首屆會議的中文論文，早已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出版，現在哈爾濱會議的論文選集，又能在香港由《百姓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，自然值得慶幸。

一、《紅樓夢》為什麼這樣有吸引力？

記得在陌地生首屆會議的時候，有個美國電視台的記者，帶了照相師來訪問我，她第一個問題就是：中國一部小說，怎麼會引起這麼多學者的注意，能召開一個這麼大的，百來個人的國際會議？這個問題，初聽起來有點外行，我仔細一想，倒覺得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，也是個不簡單的問題。

《紅樓夢》和曹雪芹，為什麼能引起這麼多人不斷的興趣？試看一看，除了那無數書本、文章，詩詞歌賦雜體，以及續作、做作的小說和分析不計之外，各地區就組織有好多學術團體，出了三、四個專門刊物，吸引

了無數學者、歷史家、小說家、詩人、新聞記者、通俗文學作家、翻譯家、畫家、雕塑家，還有戲劇、電影、電視、和其他講唱文學的作家和演員，加上舞蹈家、音樂家、建築師、服飾師、食品製作者、釀酒者，更有月份牌、橋牌、風箏、陶瓷、泥人、麪筋、和玩具製造者，以至於醫藥、宗教研究人士，各色人等，無不受到吸引。參加褒貶的人，可以把《紅樓夢》當成勸善戒淫之書，道德、政治、社會上正義的象徵；衛道者却把它看作淫邪罪惡之首，足以敗壞道德人心，最好當作鴉片，運往西洋，回敬貽禍給洋鬼子。讀者中間，自清朝以來，就往往分成林黛玉黨、薛寶釵黨，秀才班子老朋友可因此爭持不下，幾乎弄到老拳相揮；當然也還有捧史湘雲的派系，捧賈探春的派系，捧尤三姐的派系，捧晴雯、紫鵲的派系，有些人喜歡李執，有些人喜歡焦大，自然，有更多的人喜歡劉姥姥，不一而足，爭吵不休。而當代的一些優秀的博士教授班子老朋友，也往往可因紅學而爭得面紅耳赤，打起筆墨官司來，互相罵架，毫不留情；這還不打緊，只不過吵吵鬧鬧，正所謂「二老揮拳例不兇」，過一會也就算了；可是一到了專政的領袖手裡，可不得了，隨意講談《紅樓夢》，話一不投機，可能會弄到上山下鄉，住牛棚，搞得一家哭，一路哭。這不是有點過火了嗎？

然而，這決不是個無緣無故的偶發現象。它與《紅樓夢》和曹雪芹本身的性質和成就都有關係，例如：故事非常感人，人物描寫十分生動，敘述的手法別出心裁，內容特別多面密合於傳統中國文化，而且有關作者和書的問題特多，特易引起爭論，和特別不易解決，可說都是重要的因素。

首先是作者問題，就極端複雜。曹雪芹應該是主要作者，本來可說不成問題了，可是還有人提出疑問，像第一回說的「石頭」、「空空道人」，是代表真的作者麼？即使這點且不理論，但仍可問：作者原先根據有別人的初稿或故事嗎？有別人參加過寫作嗎？吳玉峯、孔梅溪實有其人麼？如果有，是什麼樣的人？脂硯齋、畸

笏叟是誰？既然脂批說：「書未成，芹爲淚盡而逝，」那末今存全本，當然就總有一部分是別人修補的了。於是，這又牽涉到程偉元和高鶚對後四十回到底修補了多少的問題，甚至高鶚是否就是後四十回作者的問題。就算這些問題都解答了，大家對這些人還是知道得太少，甚至連曹雪芹的父母到底是誰，也無法肯定。這已是夠惱人的了。

再看看版本問題，也是異常複雜。本來，別的中國傳統小說，像《水滸傳》等，也都有版本上的困難問題，但從來沒有像《紅樓夢》這樣，流傳有那麼多的抄本；而且這些抄本的底本，又多半是作者還在世時就陸續流傳出來的稿本，文字互有同異。這些所謂脂批本已夠複雜了，再就百二十回本來說，先後排版既有問題，加上乾隆時代的百二十回抄本上面有那麼多的塗改，弄得問題更爲複雜。這些版本的承傳關係如何，便難於判斷了。

在這作者和版本問題之外，當然還有對小說本身的看法問題。本來，任何小說的讀法和解釋，都可能弄得「言人人殊」。可是《紅樓夢》就更複雜了。首先是書名一大串，到底該叫《石頭記》呢，還是叫《紅樓夢》的好？本是小說，却又故意強調「真」「假」問題來，他真是在描寫自己親聞親見的事嗎？真的「本意原爲記述當日閨友閨情，並非怨世罵時之書」嗎？它對傳統，對現社會和家族，對明朝和清朝，對政治和道德等等，採取了什麼態度？作者和主角們的思想感情，又牽涉到儒、道、佛，牽涉到玄學和禪宗，他們到底是同意，同情，或反對了什麼呢？或近於什麼呢？這些早已不易作答了，而作者於像似寫實之外，更採用了寫詩和繪畫的手法，朦朧渲染，甚至小說敘述的「觀察點」也設計得特別多，把全書的本旨、主題、和思想，弄得越迷糊起來。這樣，從書的內在因素說，要想使讀者和評論者得到一致的看法，那就更不大可能，似乎也大可不必了。

以上還不過只舉出一些複雜和困惑之處，可以引起人好奇和爭論。其實《紅樓夢》之所以能引起許多人的興趣，最大的原因還在於它的故事和人物逼真生動。這些人物在頑強而根深蒂固的現實壓力下，或者做了悲慘的犧牲品，或者終身從事無望的反抗，都能血淚淋漓，活生生地可以呼之欲出，贏得讀者由衷的同情。它所描寫和暗示透露的現實壓迫力，並不都是純粹明顯的惡毒人事，而往往是頗合於一般人情，或看來是事有必至，理所當然之下造成的，除了極少數次要人物之外，重要主角多人，即使做了壞事，還往往不失人性，使人覺得有時也透露些可恕或不得已之處，至少並非時時處處都是分明萬惡的人。人物個性的突出，說話的生動，可說已寫到絕妙，古今無二。其中村嫗、憨僕、無賴、官僚、清客、伶人，僧道等，固然也各有刻畫，可以使人解頤開心。而最能吸引讀者興趣和想像的，還是那許多男少女女美麗活潑的形象。這不太簡單，《紅樓夢》人物畫之所以能普遍吸引人，可以做各種裝飾陳列品，黛玉葬花，寶釵撲蝶，史湘雲醉眠芍藥茵，晴雯撕扇，王熙鳳大鬧寧國府，可以引發無數繪畫、雕刻、和戲劇舞蹈的美麗造形，這自然由於作者十分成功地寫活了許多嫵媚活潑可愛的少女。記得我十三四歲時曾集過龔自珍的詩句，做成七絕二十多首來題詠《紅樓夢》人物，其中詠賈寶玉的是：「閱歷天花悟後身，少年哀樂過於人；須知一點通靈福，買盡千秋兒女心。」其實這首第一句押韻從寬的詩，若拿來表示《紅樓夢》特別能寫出少年男女的感情心境，因此也就最能賺得讀者的眼淚，似乎也相當合適。我相信《紅樓夢》如果沒有這個特點，就絕對不會這樣長期引起這麼多人普遍的興趣，而且作為日常生活中的陳設和表演。

上面所說的，這個故事感人，人物生動的特點，自然大家都知道了。不過除此以外，我以為《紅樓夢》之所以能引起中國人，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，這麼廣泛深入的注意，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，那就是由於，內

容和表現特別多面密合着傳統中國文化的精髓，深刻而默契地反映了這一特殊而又複雜的文化實體。關於這個問題，要從兩方面來看：一方面是，曹雪芹學問非常淵博，《紅樓夢》包羅、牽涉到中國文化的多方面，像詩歌、繪畫、戲劇、園藝、閨閣男女、入學從政、以至於佛道、遊戲等，又往往是知識分子很感興趣的事情，寫得那樣活靈活顯，有聲有色。這就能吸引更多方面的讀者，也就使要想充分了解它的人，必須有多方面的知識和修養，從多種角度去觀察和探索，纔能得到真相。這一點我在給周汝昌教授所著《曹雪芹小傳》（一九八〇年）寫的序文裡已經指出過，這兒不必多說。另一方面則是，這小說最契合中國歷史、文化、文學所發展出來的特殊心理態度。例如中國傳統喜歡以分合的關係處理問題，陰陽對比，相反相成；却又注重整體與綜合；提倡幽玄淨化的境界；特重個人與家族的關係；突出人倫與出世，現實與虛幻的兩難等等。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，自然受了這些及其他特殊關切而形成，而《紅樓夢》裡人物的愛憎和行爲，又都是植根於這種文化特徵和心態而塑造的。甚至於它的表現手法，多數故事發展的方式，也常用對比和相反相成的因素和描寫來襯托，這都深切反映着這種文化、思想、和文學背景所產生的特殊心態，因此這小說也就最能攫住中國讀者的心。

簡括說來，《紅樓夢》這部問題繁複，植根深遠的小說，自有它本身的因素，纔使大家對它發生這般濃厚的興趣。也就正因為如此，雖然已經過許多優秀學者專家的研討，各人得出來的結論，往往還不能令大多數人滿意。現在就憑我個人一些粗淺的看法，提出幾點意見來，請大家商榷。

二、著者問題能這樣決定嗎？

首先，關於《紅樓夢》的作者問題，我認爲目前仍只能肯定曹雪芹是主要作者。他固然舊有《風月寶鑑》

之書，但那只是自己的舊作，後來改寫進《紅樓夢》裡去。此外是否採用過別人的原稿，至少還沒有強有力的證據來肯定這種假設，所謂「石頭」和「空空道人」，看來還是虛擬的寓言人物，若要坐實，還得另找證據。依脂硯齋評語所說，以至首回正文所提到過的，曹雪芹似乎偶然也採納過一些親戚朋友的意見，考慮書名，修改一部分情節。但創作和增刪，顯然還由他自己作主。就曹雪芹生前已完成的那一部分來看，決不能說是集體創作。至少從前八十回看，雖前後文字仍略有差異，大體上小說的結構和風格都非常完整一致，不可能是衆手合成。

後四十回的情況比較複雜，從主觀閱讀的印象說，一部分好像筆調與前面的不大相同。不過這種主觀印象也不完全可靠；賈家敗落後，本來就只能寫得淒涼平淡些，不能像以前那麼富麗繁縟；再說，一部書寫作修改了十來年，這後面一部分又不知是隔斷了多久才寫的，前後風格如稍有不同，也可能是正常現象，作者觀點也可能有些改變，情節前後如有不符，也常能發生，就是前八十回內也就有些自相矛盾之處，連首回的筆調風格，也就和下面幾回頗有差別；更何況曹雪芹一生中是否曾有一短時期從過政，也還不能十分肯定，萬一他真是曹天佑，做過州同，後來潦倒，那情況又怎麼樣呢？我素來主曹天佑說，試看胤禩的孫子永忠《延芬室集》中「因墨香得觀《紅樓夢》小說弔雪芹」詩說：「可恨同時不相識，幾回掩卷哭曹侯。」稱雪芹為「曹侯」，固然是爲了押韻和用典，不過曹雪芹如果全無功名，恐怕不會這樣稱呼他的。永忠雖不直接認識雪芹，但他和墨香的姪兒敦敏、敦誠都很熟識，不可能不從這些雪芹好友那裡知道雪芹的一些情況。所以曹雪芹一生的生活和思想，也應該是比較複雜的，也就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不會把後四十回那樣來寫。這當然並不是說，後四十回沒有經過程偉元和高鶚較多的修補。黃傳嘉女士和陳炳藻博士在威斯康辛大學用電腦統計分析的結果，都證

明後四十回在文字上和前八十回有些差異，但又沒有差異到出於兩人之手那麼大。這正證明我一貫的看法，就是程、高並未完全撒謊。

這兒我想特別指出，近來有些新版《紅樓夢》，竟明白題作「曹雪芹、高鶚著」，這也許不大妥當，高鶚實在沒有著作權。他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（一七九一）的春天才得由程偉元出示書稿，到同年冬至後五日（這年陰曆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即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，後五日即陽曆十二月二十七日），工竣作序，這中間只有十來個月的時間。照當時武英殿排活字版的速度，印三百二十部書的正常作業，每十天只能擺書一百二十版，《紅樓夢》約有七十五萬字左右，共一千五百七十五葉（版），至少需要一百三十一天纔能排印完，這已是四個半月了。私家印書，字模設備難全，人手不夠，都有可能，條件恐怕趕不上武英殿，而且草創初版，正如程、高再版「引言」中所說的：「創始刷印，卷帙較多，工力浩繁，」估計總得六個月才能印好。後來再版、三版，當然可以快些。這「引言」作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花朝後一日，（按花朝本可依宋吳自牧《夢梁錄》和明田汝成《西湖遊覽志餘》定為二月十五日，後者說：「蓋花朝月夕，世俗恒言，二八兩月為春秋之中，故以二月半為花朝，八月半為月夕也。」）但程、高當時在北京多時，應依雍正、乾隆時潘榮陞著《帝京歲時紀勝》所載：二月「十二日傳為花王誕日，曰花朝，幽人韻士，賦詩倡和。」這年當陽曆三月四日，後一日即五日。）離初版工竣高鶚作序時只有六十八天，修訂再版，這個時間絕對不會夠用。其實，「引言」寫作的時間大概是二次修訂完了時，不是現在許多人所解釋的以為是印成的時候。初版高序的情況不同，那兒明說過：「工既竣，並識端末。」程乙本「引言」並未如此表明，而且內容多是說明重新校訂的經過和辦法，當然校訂完了馬上就要寫，怎麼會等上幾天或幾個月全書排印好才來寫呢？所以程乙本的開始排印，應從三月五左右稿已修

訂完時，或稍前稿已大半改完時算起，一開始就邊改邊排印的可能性很少，因為那是很不安全的，當時活字不多，排了就得印，印了就得拆版，印過要再改就不行了。因此我認爲程乙本的發行，總是在五六月之間或以後了。現在我所要說明的只是程甲本的排印需要六個月，高鶚修補百二十回全稿的時間只有四個月，單是把前八十回校訂整理好已需要許多時間，如果有些還得騰清，那就更要緊湊了，試問哪兒還來得及補作後四十回二十三萬七千字的大書？假如每天寫兩千字，不停的寫，也得寫上四個月左右。若是自己任意創作，這倒不難；但續補別人的著作就不簡單，何況《紅樓夢》情節那麼複雜，千頭萬緒，人物衆多，需要構想和啣接，這就太難了。如果曹雪芹花了十年，說他還沒有把八十回修改寫完，高鶚却能在四、五個月或半年內就補作成四十回，還得照顧到別人先寫好的情節，又要摹倣別人的筆調風格，如此這般，文法習慣上連電腦也能瞞騙過，這能說得過去嗎？高鶚如有這種大本領，他自己年輕時原也經過些「風情」變故，應該自己會寫出一本小說來了。我認爲我們決不能把《紅樓夢》三分之一的著作權就這樣輕易送給他！再方面，根據好些記載，我們早已知道，程甲本之前，《紅樓夢》早已有百二十回本的存在，《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》的發現更證明程、高可能用過百二十回殘稿做底本。關於這種問題，周紹良、王利器、潘重規教授等都發表過很好的研究，這裡不必多說。我只是強調在時間和出版方面高鶚不可能補作後四十回，新校注的《紅樓夢》把曹雪芹、高鶚列成合著，一定是受了過去習慣流行看法影響的結果，像馮其庸教授那樣博學慎思的專家，一定不會堅持這樣做的。

當然，否定高鶚補作，並不等於肯定後四十回全是曹雪芹的原稿。我們很可以假設程偉元所搜集得的後四十回或三十多回殘稿，是另外一人的補作，或幾個人不同補作的拼湊。這個意見最早是裕瑞提出來的，他在《棗窗閒筆》裡說《紅樓夢》「此書由來非世間完物也，而偉元臆見，謂世間當必有全本者在，無處不留心搜求

，遂有聞故生心，思謀利者，僞續四十回，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，用以給人。偉元遂獲贖鼎於鼓擔，竟是百二十回全裝者。」他這話有好些不合事實的漏洞，如誤以程偉元所得的稿子是「百二十回全裝者」，他若細細讀過程序和「引言」，早就應該知道程氏參考過的前八十回已不止一種，他所得的有「坊間繕本，及諸家所藏秘稿，繁簡歧出，前後錯見。」又說：「書中前八十回抄本，各家互異；今廣集核勘，準情酌理，補遺訂訛。」（程乙本「引言」）至於後四十回，據程序稱：「爰爲竭力搜羅，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，無不留心，數年以來，僅積有廿餘卷。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，遂重價購之，欣然繙閱，見其前後起伏，尙屬接筭，然漶漫不可收拾。乃同友人細加釐剔，截長補短，抄成全部，復爲鑄版，以公同好。」在「引言」裡又說：「書中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，集腋成裘，更無他本可考。惟按其前後關照者，略爲修輯，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，至其原文，未敢臆改，俟再得善本，更爲釐定，且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。」我多年來就認爲，程偉元努力搜集得的版本，比古今來任何紅學家的都多，他處理的態度，也相當謹慎，非常忠實。裕瑞的猜測，却是相當疏忽而輕率的。不過我們仍然承認他懷疑程偉元搜得的是僞作這一點，還是值得考慮。這就牽涉到後四十回情節和文字的問題。情節方面，一般人指出前後有不符處，這點我在前文已解釋過了，前後偶有不符，原不足怪。至於說，脂硯齋提到過的，像獄神廟、「情榜」等情節，後來迷失無稿，其實這也可以解釋成：曹雪芹或因偶然失去數頁，索興不顧，就改寫過了；或因自覺前稿不好，或聽了親友意見，像刪削「淫喪天香樓」情節一般刪改過了，這有什麼不可能的呢？事實上，紅樓夢末了如果真的寫上一個「情榜」，像水滸傳的石碣，封神演義的封神榜，那不知多煞風景！甚至於寶玉真的下了獄或做了乞丐，或和史湘雲結了婚，白頭偕老，鳳姐被休棄，薛寶釵難產身亡種種，恐怕都遠不如如今本結局的微妙而含有深意。總之，誰也不能肯定這不是作者

終於拋棄了的情節，何況有些還是後人的推測，可能根本沒有這回事。另外一點就是文字上用辭的差異，這也應考慮到，賈家敗落以後，人事全非，食用的物件，人物的行動和說話，當然都應該與前不同，用辭自然必有差別，豈可要求前後一致？西方研究作者問題的專家所採用的統計方法，摒棄實際辭彙，而只採詞性統計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再說，我們本來也不否認，後四十回也可能經過較多的修補，有些不同的辭彙正是修訂上去的，所以仍然不能證明全文是偽作，何況同一作者七八年後總也會增加或改用一些新的習語。

所以直到現在為止，我們所見的各種百二十回本《紅樓夢》，還只能題作「曹雪芹著」，至多只能加上一「程偉元、高鶚修訂」或「編輯」字樣。這裡還該特別指出，這種搜集工作，功勞固然全在程偉元，就是修訂或修補工作，程偉元也應是主，高鶚是副，或同等重要。高序原來也明說程要他「分任」付印工作，他自己「遂襄其役」。這個「襄」字固然本指完成，但當時習慣用法，恐仍有贊助完成的意思。過去一些紅學家把程偉元只當成一個書商，那自然錯了，現在經過好些人發掘，尤其像周汝昌、周紹良、潘重規、胡文彬、周雷、王利器先生等的努力，我們知道他很有詩、文、書、畫的才能。但許多人還相沿成習，把訂補的工作全歸給高鶚。其實，張問陶是高的親戚和同年，詩註只是片面之詞，不足深責；後人又因高鶚中過進士，做過內閣侍讀和御史，所以多記錄他的事。高鶚詩、詞、短文，寫得都還算可以，五言律詩特好。不過他是個很重視科舉功名的人，詩文集中竟找不到一點與程偉元往來的痕跡，我頗疑心他考中進士後，是否「一濶臉就變」，不理會老朋友了；或者因程偉元最多只不過是個舉人，也不大願高攀了呢？他們兩人本來也有一點像曹雪芹，都有宗室知己，高是愛新覺羅·善廉的好友，又做過他幾個兒子的老師，程偉元找他襄助編務，一部分也許是因他乃鐵嶺漢軍旗人，語言風習比較接近《紅樓夢》罷。他在訂補方面，自然也有貢獻。程偉元則更受皇太極的後裔，盛

京將軍晉昌的知遇，被他邀到東北瀋陽的任所擔任主要的記室工作，十分尊重和親近，晉昌的大部分詩稿由程偉元收輯，集中唱和與投贈程的詩不下四十多首，說他「文章妙手稱君最」，「瑤章三復見清新」。這位自號「紅梨主人」，當過好幾個旗的副都統的皇室人物，竟也有點像敦敏、敦誠兄弟對曹雪芹一般，相與詩酒流連，對程說是「忘形莫辨誰賓主，把酒臨風喜欲狂」。他詩中所描述的程偉元是：「君是風流蕭灑客，放懷今古已忘骸。」說是：「知君高士靜門庭，鎮日琴書意自寧。」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勸程「脫却東山隱士衫，泥金他日定開緘」。泥金開緘用的是△開元天寶遺事▽所載唐朝習俗，新進士及第，以泥金書帖子，附家書中報喜的典故。這可見程偉元頗有隱士風度，不熱心科舉。他曾投訪另一友人孫錫，孫贈詩也有「冷士到門無暑意，虛堂得雨有秋聲」的句子，把他比做不熱中於功名利祿的「冷士」。只可惜他的詩文竟沒有遺留下來，只有他給晉昌詩集寫的跋，還可略見他對詩的見解，特重「詩以道性情，性情得真，章句自在」。王利器教授以為乾隆百二十回鈔本裡有程偉元改稿的筆跡，程甲、乙本的圖贊二十四套，都是他的手筆，我想這大有可能。其中行草書部分，有幾篇近似高鶚的筆跡，另有幾篇筆跡更與程序相近。晉昌的官舍有個安素堂，曾請程題有「蘭桂清芳」的匾額，文雷曾指出△紅樓夢▽後四十回「蘭桂齊芳」之句，的確有關。晉昌和程詩說：「曾題蘭桂清芳額，書法應知效二王。」程的行楷的確略帶二王筆勢，比高鶚的字寫得工緻些。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，程偉元頗喜歡畫松樹，前幾年東北發現有他畫的兩幅松樹，我沒有見到，但台北張壽平先生收藏的那幅中堂，用小兩棵松樹，配成一個壽字，著有淺淺的青赭色，曾蒙張先生邀我去他家目驗過。程甲、程乙本的畫像第一幅女媧石和末幅僧道的右面，也正都畫有一棵松樹，雖然枝葉比較稀疏些，但上部的姿態却也有些和程畫近似。△紅樓夢▽首回寫青埂峯下的頑石，並沒有提到有松樹，這大概正出於程偉元的想像和手法。總之，我認為△

紅樓夢的訂補工作，程偉元比高鶚重要，現在把高鶚來分享曹雪芹的著作權，程偉元反而無分，這是公平的吗？

三、新校本是否較好？

最後，我想提出流行的定本這個問題來談談。自從六十多年前新紅學發展以來，我們已發現了許多抄本和早期排印本與刻本，因此也編校出版了好幾種新版本，影印了好幾種珍本。在編校方面，像早期的汪元放、後來的俞平伯、馮其庸，和香港的趙聰，台灣的潘重規先生等，都曾做過很好的努力，效果各有不同。我覺得這個版本流通問題，應依讀者的性質不同，分兩類來處理：研究者和普通讀者。對研究者來說，問題本來比較簡單，只要把各種有價值的版本，照原樣原色影印流通就可以了；其次就是供給一種最完備的彙校集注本。這後一工作，我們多年前就在香港中文大學鼓吹進行，後來在首屆國際研討會上又提倡過，並展覽商討了式樣。這次哈爾濱會上海外學人並聯名呼籲儘快影印和編印這兩種版本。最近列藏本和舒序本的影印，自然值得歡迎。我們還希望夢覺主人序本、蒙古王府本、南圖本，以至程甲、乙、丙本等都能儘快影印出版。彙校本也盼能早日完成。

給一般讀者閱讀的定本問題却不簡單，目前有這麼多的版本，文字又往往那麼不同，究竟怎樣選擇呢？汪元放在校印程乙本時，多半根據他自己對前後情節通順和審美標準作選擇，他選的不一定對，不過，這兩個標準倒也不錯，後來校釋者也都這樣做，雖然各人的判斷水準不同，作出的結果有差別，那隻牽涉到各人的觀點和審美能力，無法看齊，也不足深責。不過這裡倒出了個比較嚴重的問題：由於脂批過錄抄本的出現，紅學家